

日本侵華內幕(九)

石射豬太郎著
陳鵬仁摘譯

你死我活戰爭展開

八月十三日終於開砲了。由於海軍單獨不能支持局面，陸軍便以松井上將為軍司令官，把兵力投入上海。如此這般，在華北和華南，中日兩國軍隊遂展開了你死我活的戰鬥。從此以後的事變的進展，實在不忍心去刻畫。

因為船津·高會談宣告流產，我們退一步決定令南京的參事官日高與高司令長試試看停戰案和國交調整案，並訓令日高。惟由於十五日，日本海軍飛機轟炸南京，日高回電說無法與高司令長取得聯絡。日高奉外務省訓令，率其館員於十六日撤離了南京。

日本政府於八月十三日的臨時內閣會議，決定大量出兵上海，十四日發表如下的聲明：「……懲罰中國軍的暴戾，為促使南京政府的反省，今日纔不得不採取斷然的措施。這是希求東洋和平，翹望中日共存共榮之帝國衷心以為遺憾的事。……」政府隨軍部所欲急速地動起來了。我祇有這樣嘆氣。

上午三點起來上班，太田三郎、小幡西吉等

人正在把內閣聲明譯成英文。自以為是的聲明，除日本人以外，不會有人說它是有道理的。

無名之師，這是原因，日本應該先行悔過，爾後中國一定會改過。中日親善，完全要看日本，中國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八月十五日我的日記)

上午九時半日高返抵東京(中略)，根據他的說法，國民政府的態度是滿不在乎，空襲那一天，南京很平靜。他們早已做了最壞的打算。

日本以為不行的中國，實際上是行。無奈我不吉利的預言，卻逐漸在應驗。以為是狗在中國，竟是條狼狗。軍部的失算，國民被騙得不知道他們竟在以狼狗為對手。(八月廿一日我的日記)

由於事變全面擴大的結果，沿着長江以及其地他地區的日僑和有關人員，遂不得不撤退到安全地帶。

憲政向軍刀低頭了

自從發生事變以來，報章雜誌都清一色地迎合軍部，歌頌政府的強硬態度。我從沒見過對「懲罰中國」、「斷然措施」抱有疑義的任何評論和意見。在人物論評方面，「將擔負明日陸軍」的中堅軍人最吃香，老百姓和官吏則被譏笑。如果反對事變或非難軍部的話，憲兵隨時隨地會來找你。言論被局限於軍部所定的範圍之內。為對華和平工作，奉近衛首相密命的宮崎龍介(中國革命之友宮崎滔天的兒子)，欲前往上海前，在神戶或什麼地方被憲兵隊抓到似乎是事實。

九月上旬召開的臨時國會，又決議感謝出征官兵，拍軍部的馬屁，無異議通過事變費二十億二千萬日元。「憲政向軍刀低頭了」。(錄自我日記)

學國高喊要打中國

在此次國會的演講，近衛首相表明，將把事變的局部收拾方針改變為予中國以全面地的徹底打擊的方針，而為達到這個目的，不辭進行長期戰，並說：「我以能與諸君翼贊這個國家大事為榮」。事先拿到這份演講稿的我，在我的日記把

它罵說：「這一定是被軍部強制的案。它說要懲罰中國，更說是爲了令其停止排日和抗日，要徹底打中國。他究竟要把日本帶到那裡去呢？真是不可救藥的非常時首相！」

本來就好戰的日本國民，加上大眾傳播的鼓舞，意氣軒昂，毫無反省地歌頌事變。具有應徵入伍者的親戚和朋友，駕駛着幾部車子，紅白旗子飄揚，滿車歡聲，變成東京街頭的風景。「暴支膺懲國民大會」最爲叫座。

國民並不相信「對中國毫無領土野心」的政府聲明，他們認爲，既然要懲罰中國，拿華北或華中的良好地區也是應該的。

對於出差地方的一個外務省官員，當地的有力人士竟說：「如果做了放棄這個聖戰所佔土地的媾和，我們將攜帶草蓆到外務省去算帳。」一個自稱爲中國通的人來看我，我非得要到山東或河北不可！有一個宗教家來找我，佔領上海！這纔是確保和平的大道，惟這個人是一手拿可蘭經，一手執劍的回教牧師。居然還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九月某日黃昏，有點事到次官室，恰好有位官界出身的知名貴族院議員來會談中。次官被臧至大臣室的一段時間，我倆談起了事變；這議員說，事情既然進展到此種地步，應該令對方割讓長江的要地，並長期佔領其他地區。我對這個唱亂調的知識份子非常氣憤，所以毫不客氣地指出了他的錯誤。這議員有個已經過世而曾經爲馳名外交官的弟弟，這真是一對賢弟愚兄。這個愚兄把我批評他的話在國會公開；他到處惡意宣傳說，

在這樣的時局，用如此差勁的東亞局長，實在有問題。因此，貴族院議員的小幡前大使遂警告我說，你以後要看人講話。

我從不在印刷品上發表我的對華意見，但在私下的集會，祇要有請，我就出席說明進行事變的不智。大概是由於這種原因，我的前輩蘆田均和我故鄉選出的國會議員助川（啓四郎）等人，便對我忠告說，對我的時局意見，巷間有種種不良的傳聞，因而要我謹慎。

主和人士多遭逮捕

以芳澤（謙吉）、出淵（勝次）爲首，由憂慮時局的諸前輩和民間人輯集了有關收拾事變的建言，這些都非常值得參考，尤其在東京的上海滿鐵事務所所員小川愛次郎的意見書最鮮明而剴切。小川不但把他的意見書給我，而且呈給近衛首相和官界政界的人；於是小川遂被憲兵隊逮捕，我花了好大力氣才救了他。他是旅華多年，最正確認識中國，不聞名但稀有的中國通。

我在報界的風評非常差，其最大原因是我不大願意跟新聞記者見面。跟外務省記者俱樂部記者們會面是情報部長的工作，而且我認爲，跟記者談些非真心話以敷衍其場面，絕非對記者應有的態度；但如果說實在話，馬上會被利用爲特別消息，因此敬而遠之遂變成我對報界的態度。但朝日新聞的神尾茂是例外，跟我做朋友三十多年的他，是不時的上賓，我告訴他真相，但只要吩咐他不要寫，他就不會寫。曾經爲合衆社社長

的記者。」而根據我所知道，神尾就是這種人。

英國大使慘被射殺

就是在軍事行動下，也要特別留意不要損傷各國的在華權益，乃是日本政府一向的方針；可是現場的戰鬥部隊對外國權益卻並不客氣，所以，各國的抗議接踵而至，單單美國就達四百件以上；而在這些對外事件當中，事變發生之後不久就轟動一時的，便是英國駐華大使徐革生的遭難事件。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徐革生大使和經濟顧問巴及等三人，坐着插有英國國旗的車子由南京往上海途中，在常熟與大倉之間，遭遇到兩架飛機的機槍掃射，徐革生大使的背梁中了一顆子彈，於是遂被送至上海醫院（The Country Hospital）治療；他雖免於一死，但其傷勢卻非常嚴重。而根據與同車者的說法，打機槍的是日本飛機；從當時上海方面的制空權完全操在日本海軍的情況來講，從空中能够掃射機槍的祇有日本的飛機。

現地的日本海軍聽到事件以後，艦隊長官長谷川（清）中將便即時到醫院去探問徐革生大使的遭難，並表示遺憾（日人表示歉意時，常常使用遺憾二字——譯者）；可是卻馬上改變態度，說經過調查結果，那天日本飛機並沒有襲擊汽車。根據現地海軍的報告，海軍省主管官員由地圖上所做的說明，當日當刻，在上海與南京之間的上空，日本海軍飛機確曾從事游擊，但游擊航路未經過肇事地點，而且從沒襲擊過插有英國國

旗的車子。

英國大使館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謝罪的嚴重抗議，這個問題主要地由次官堀內和到任不久的英國大使克萊基折衝。由於現地海軍以調查事實的結果為根據，繼續否認掃射的責任，因此次官堀內和大使克萊基的折衝幾乎沒有進展，問題不能解決。英國本土對日的感情逐漸惡化是理所當然的。我的日記這樣寫道：

駐英大使吉田（茂）來電說，徐革生大使問題大大地傷害了英國人的感情，它對我國的交易和金融有不良的影響，這是很可能的。

第三艦隊的儒怯誤了國！

爾後，海軍逐漸反省，而終於得出掃射者似為日機的結論。根據這個結論，廣田外相對克萊基大使致書表示歉意，經過一個月左右，這個問題纔獲得解決。這是努力於說服海軍的次官堀內和堅忍處事的大使克萊基合作的結果。

據聞，皇宮也很愛慮這個事件，所以發生事件的第三天，宮內省派人來外務省，問問是否需要以日皇名義致電英國皇帝。我對外相建議最好這樣做，但外相卻以可否的意見應由海軍來表示而不予贊同。致電英王事，後來沒下文，真是遺憾至極。

美國總統演講「隔離」

自事變以來，列國的輿論都同情中國，責難日本；連德國和義大利的報紙，也都沒替日本說話。日本駐各國使領館不斷地在外交省報告海外報紙的論說。從各種角度，日本報紙將事變的

罪過歸咎於中國，但從外國人的觀點來說，這些都是九一八事變以來的詭辯。

其中，最使日本頭痛的是十月五日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所作的「隔離」演說。他說，戰爭是一種傳染病，要防止傳染病的蔓延，實惟有隔離其病源的病人；換句話說，他把日本當做播菌者。對這，情報部長河相發表聲明說，無產者被資產者阻擋其出路的時候，會發生戰爭是應該的。由於隔離演說影響很大，因此陸海軍遂不得不要求外務省取消河相聲明。

這時不知道是誰的提案，為向列國說明日本對事變的真意，政府裡頭有派遣使節團之議，並決定派伍堂草雄到德國，大倉喜八郎到義大利，松方幸次郎前往美國。以為這樣就可以啓發列國輿論，實在想得太天真。我認為這是為自我安慰的浪費公帑。

國際聯盟老鼠會議

九月，中國向國際聯盟提訴事變。可憐的國聯祇有以日本的態度違反九國條約和非戰條約，請九國會談來解決這個問題。這等於說，它想利用保障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之一九二二年的九國條約的締約國，和一九二八年的非戰條約國家來壓住日本。這兩個條約的「守護人」美國之參加這項會議是它的優點，但美國卻沒有自告奮勇地到火中去取栗的決心；所以這種國際會議，不管作成什麼決議，都解決不了問題。事變早已過了「閒聊」的階段，日本拒絕出席這個會議。我在外務省內部的會議中，贊成拒絕參加這個國際會

議，因為我堅信惟有由中日兩國直接談判纔能解決事變，因此不應該將其解決途徑求諸於國際會議。

九國會談於十一月三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經過三個星期的辯論，結果決議日本違反了九國條約和非戰條約；事變的解決不可能由中日直接交涉，唯有由有關列國協議纔能獲得解決而散會。這是一次沒人敢給貓帶上鈴鐺的老鼠會議。

四相希冀德國調停

大家都認為，出席國際會議的日本代表，縱令在會議席上坦率地承認其錯誤，也祇會使日本國民憤怒而已，根本不可能接近解決進行中的事變一步；需要的是中日兩國的直接交涉，和為其橋梁的第三國的居間調停。

事變當初，透過格魯大使，美國政府曾經說願意為中日居間調停；惟由於當時還有不必透過第三國，中日可以直接談判的可能性，所以謝絕了美國的提議。爾後，事變日趨擴大激烈，陸海軍拚命地把軍隊往中國大陸送，但卻還存着中途解決的一線希望。因此，十月二日，陸、海、外三局長會議在「我們雖然反對把帝國置諸被告之地位的干涉或調停（中略），但英國、美國或其他第三國的善意的斡旋，如果其方法得當，利用它來誘出中國之具有有利時」的前提下，決定「要接受第三國公正的和平勸告的斡旋」之方針，總理、陸軍、海軍、外務四相且同意了這項決定。

這個方針於十月二十七日，由廣田外相個別

引見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大使，說明不參加九國會議的理由，同時表明如果是爲啓開中日直接交涉的善意的橋梁，則爲日本政府所歡迎。此外，廣田對這些大使，又坦白說出日本政府所希望的解決事變之條件輪廓。

這個條件跟八月初船津工作的時候，授與船津的停戰案和調整國交案大致相同，並由總理、陸、海、外四相於十月一日所決定「事變對處要綱」裡所重新確認的。

祇要作好這五個國家大使的工作，其中任何一個國家，一定會試探中國的意向，從而出來做善意的調停。我非常期待這個工作的效果，所以在我的日記這樣寫着：「中國方面的真意的試探，繫於這個工作。東亞的形勢，要右還是要左？」

英國首先表明願意調停，但主要地因爲陸軍的反對而作罷。當時，許多人以爲英國在中國背後爲國民政府撐腰，而陸軍以在國民感情對英國極端不好的情勢之下，要英國來調停，國民感情上有問題，這種意見是不無道理的。

但在實際上，陸軍的內心是想給德國以機會。因爲後來我們纔知道，不曉得是陸軍的誰向德國大使館武官奧特少將說明日方解決事變的條件，並要求德國出面調停，而這就是所謂托勞特曼調停之所由來。

義大利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參加前年（一九三六年）年底成立的德日防共協定；日本、德國和義大利三國，不但要監視第三國際，而且對美英要採取一致的步調，但日本、德國、義大利

在中國，尤其是日本和德國的利害是相反的。近年來，對於漢堡的工商業，中國是良好的市場，而且以洪·澤克特將軍爲首的一批德國軍人擔任國民政府顧問，以指導其剿共軍事行動，由此可見，德國在中國的權益，這幾年來有顯然的增長。對於德國來講，當然願慮因爲中日事變而影響到她權益的增長，因此希望早日結束事變，而托勞特曼大使的出面調停，我認爲就是基於此種原因。

中日直接交涉絕望

十一月中旬，由於上海一帶的戰局進展，勢必攻擊南京，國民政府遂決心大規模的持久戰，並宣言遷都重慶，只把內政、外交、財政三部留在漢口，駐劄南京的大部份各國外交使節，都應國民政府的要求移駐漢口。蔣介石將軍表明了將死守南京的決心。自拒絕英國的調停提議以後，沒有第三國再提出要調停。至此，中日直接交涉的希望似乎沒有了。

這時，駐華德國大使托勞特曼和中國外交部次長徐謨，聯袂由漢口到南京，外電報導說，其目的在於斡旋中日間的和平。無需說，這是爲試探蔣先生對和平問題的意向而去的，但我覺得時間已經太晚了；這是十一月三日的消息，七日上午廣田外相收到了駐日德國大使特利克生的來信。來信說，有重要問題跟閣下談，惟因抱病，不能外出，所以很對不起，準備茶點恭候閣下來駕。廣田外相往訪結果，是調停和平的提議。

德國政府以日本政府的意思爲意思，令駐華

大使托勞特曼攜帶前所提出的和平條件與中國政府接觸，結果蔣介石將軍也因德國的斡旋，「同意以日本所提出的條件爲和平會談的基礎。」因此，以前所提出的條件，是否有改變？由於現在與當時的情勢有變化，如果需要修正，他願意把它再代爲轉達中國政府。

特利克生大使這樣說了以後，又說，以下是中國方面的和平前提：日本應該有恢復原狀的意志；和平條約當足爲中日將來友好關係的基礎；華北的主權領土和行政，必須完全確保在中國手裡。

根據特利克生大使的轉話，即時召開的總理、陸、海、外四相會議，同意接受德國的調停，繼而舉行陸、海、外三局長會議，商討將要授意托勞特曼大使的和平條件，結果在以前授意托勞特曼大使的條件，加上要求賠償損害的一項而定案。日本政府認爲，對其在華權益不能受損，譬如燒燬日人在青島的紡織工廠等等，要求賠償是正當的。

大臣真是不可救藥

可是，最不像話的是陸相的態度；亦即四相會議決定要接受德國調停的第二天，陸相杉山（元）訪問外相廣田，說要拒絕德國的調停，並說首相也同意這樣做。杉山是隨陸軍內部的不統制而要朝令暮改的陸軍大臣；而更令人驚愕的是，外務大臣廣田竟贊成了陸相的意見，「真是不可救藥的大臣！」（我的日記）

不過，後來陸軍又同意接受德國的調停，這

是海、外兩省事務當局花費兩天工夫工作的成果。下一個步驟是，把三局長作好的條件案，呈上政府大本營聯絡會議和閣議，使其合法化。閣議沒問題，問題在於聯絡會議。

大本營與聯絡會議

大本營設立於十一月二十日，當然這是陸軍出的主意，雖然海軍反對，政界和財界都有異議，但卻終於照陸軍的意思成立。設立大本營以後，遂在所謂政戰兩略一致的美名之下，產生政府和大本營間的聯絡會議，政治外交等等，凡是與軍事有關聯的重要政務，都得經過這個會議纔行，而三省事務當局的和平條件自不例外。

出席聯絡會議的是，大本營有參謀次長、軍令部次長（海軍——譯者），政府方面為總理、陸、海、外四相，內閣書記官長和陸、海軍務局長擔任幕僚工作。當時，兩位軍務局長已經更換，陸軍是叮尻量基少將，海軍為井上成美少將。我奉命將三局長會議的結果，詳細整理後前往出席日本政府大本營聯絡會議，以說明和平條件，並說明經徵得廣田外相的許可。

大本營聯絡會議本來預定於十二月十三日舉行，惟因首相臨時有事，改於翌日下午在首相官邸召開。

我被喊進去會議室時，近衛首相坐在最上座，圍著圓桌子，從首相右邊起是參謀次長多田（駿）、軍令部次長古賀（峰一）、陸相杉山、外相廣田、海相米內（光政）、內相末次（信正）、藏相賀屋（興宣），沒有看到書記官長風見；

陸、海兩軍務局長坐在另外一個桌子；我被指定坐於廣田、米內兩相之間。起初我不認得坐在海相米內與藏相賀屋之間，着海軍上將衣服，個子矮小的人是誰，後來纔知道他是到任不久的內相末次。

和平條件案已由秘書發給每個人，所以我遂開始說明。我說，這個案是從大局的觀點來寫的，但中國不肯接受還是有疑問，隨即逐條說明。說明完了之後，接受詢問和回答，嗣後交換意見。近衛首相一直沒開口。支持原案者祇有海相米內和軍令部次長古賀，並由多田、末次、杉山和賀屋等人提出異議而加重了條件。內相末次時或對坐在其旁邊的海相米內責問說：「海軍贊成這樣寬大的條件嗎？」「不需要在華南地區永久佔領一個海軍基地嗎？」被公認為和平論者的次長多田，主張加重條件，實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的上司外相廣田一句話也沒說。

我終於忍耐不住了，於是我忘記除說明以外我沒有發言權的立場而爭論說：「這樣加重條件的話，我想中國是不肯接受的。」但沒人反應我的發言。

他們加重的條件如左：

在原案說不妨中央化華北者，被改成要求特殊地域化；規定取消以塘沽協定為首的諸軍事協定和冀察、冀東政府的原案全部被刪掉；限定上海一帶為南方的非武裝地帶部份被修正為「華中佔據地」；原案以要求賠償中國故意損害日本權益者，變成要求賠償中國故意外損害日本權益者，加上和平協定成立後

纔要談停戰協定的一項；日本政府希望中國派遣媾和使節到日本，中國不要與日本和平交涉，必須在年內回答。

條件加重無法媾和

這不是要中國投降是什麼？因此，列席者還沒站起來之前，我就對兩軍務局長說：「這無異是破壞！我們想辦法再來召開一次聯絡會議好不好？」他倆答說：「一旦決定以後，要重新來是辦不到的。」我幾乎要流下眼淚。此時，馬路上正在舉行着祝賀攻陷南京的提燈大遊行。我十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

「繼而有聯絡會議，我被叫進去做提案的說明。賀屋、末次、陸相和參謀次長主張強硬論，我的大臣一言不發，終於通過陸軍案。真是不可救藥！既然如此，案文怎樣也可以。惟有讓日本蠻進到碰壁，她才會覺醒。」

聯絡會議的決定案，又在閣議獲得通過，迨至二十二日，由廣田外相轉達特利克生大使。我當天的日記這樣寫着：

對德回答案，於下午六時執行。請德國大使到外相官邸，並把回答文交給給他。外相與大使之間曾有問答。德國大使說，蔣介石恐怕不會接受這種案。不錯，蔣介石如果接受這種條件媾和，他便是傻瓜。

這些經過，不是我在場，而是事後外相告訴我的。德國大使說，年內所剩沒有多少天，要中國在年內回答恐怕有困難，結果同意延期到一月

停止和平交涉主張

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特利克生大使向廣田外相就與國民政府的接觸狀況做了一次中途報告，但還沒得到答應與否的確實消息。在這前後，軍和政黨的一部份，開始主張停止和平交涉，並與國民政府斷絕邦交。我對外相建議說，以這樣加重的條件，我們不可能從中國獲得令人滿意的回音。和平在目前是絕望的，除非日本對事變束手無策，才有覺醒那一天，實無由挽救時局。這個時候即將到來，在這以前，「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也沒關係。關於這一點，我不跟您爭論。

十三日，在閣僚午餐會席上，曾經非正式地決定在十五日之前中國如果沒回消息，將停止交涉，並採取下一個步驟。十四日下午，召開了內閣會議，討論是否不等中國的回答就要「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德國扮演信鴿角色

正在舉行閣議的時候，特利克生大使求見外相廣田。他倆會面於外務省，特利克生轉達中國的回答說，日本所提出的條件不够明確，希望能够再具體一點。廣田遂在閣議報告它，閣議以中國的回答是一種遷延手段，沒有誠意，而決定「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十五日上午，舉行政府大本營聯絡會議，繼而召開閣議。在前者，參謀本部仍然希望和和平交涉，所以主張延期「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但

政府沒有讓步，將於十六日謝絕特利克生的調停，同時決定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這是廣田外相當天晚上從會議回來告訴我的經過。

十六日，廣田外相把聯絡會議的決定轉達特利克生大使，同時發表聲明。此時我倒覺得爽朗輕鬆和不再過問中日問題的痛快。

德國大使托勞特曼的調停和平還有一個插曲，亦即得悉德國在從事調停的義大利，竟說也要參加一份；義大利不希望在中日之間，祇讓德國佔便宜。

日本對義大利說：「日本沒有什麼異議，請你們去問問先着手的德國。」於是義大利去找德國。據說德國這樣答覆了義大利：「德國在中日之間祇扮演着傳信鴿的角色，而此時傳信鴿需要一隻。」

自事變以來，在陸、海、外三省之間，曾經就所謂「事變對處要綱」商定兩三次，每次都以嚴肅的字句寫着崇高的道義精神，但全成爲具文，因爲陸軍的所作所爲皆逸出要綱；譬如規定說「要尊重第三國的權益」，但現地的日軍卻肆無忌憚地侵犯第三國的權益，日軍的上級並不能制止它。

御前會議日皇無言

陸軍當局主張說，要把綜合過去的「對處要綱」之所謂事變根本處理方針提出御前會議，這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事情。起初，海、外兩省事務當局認爲沒有這個必要，但卻終於接受

了陸軍的意見。如此這般，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的御前會議，就是基於陸軍這種要求而召開的。

自聯絡會議加重和平條件以還，我以目前和平無望，祇有靜觀情勢的發展，所以對御前會議毫不關心也不存希望，惟因奉命，遂以廣田外相隨員身份列席會議。

會議場所在皇宮的大廳，出席者有大本營的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參謀次長和軍令部次長，內閣的總理、陸、海、外、藏五相，樞密院議長和其他隨員。大家恭坐於玉座兩邊的桌子。玉座離開臣席大約五、六公尺，背向六曲的金屏風，面前有張桌子。時間一到，在大家最敬禮中，日皇着陸軍軍裝出現並就座。近衛首相司儀，廣田外相說明了議案。在微暗的光線之中，日皇把雙手放在桌子上，而其手套則顯得特別白。

誰說了什麼話，我已經記不清楚了，要之，他們使用極其美麗的辭句表示了贊成原案的意見。因此照原案通過，日皇始終沒有發言，在全體最敬禮中退席，會議不到兩個小時就結束。

決定國家最高意思的所謂御前會議，是否都是這樣我不知道，不過這實在太呆板和拘於形式了。現在我一點也沒有興趣去談那天所通過的「事變處理根本方針」，而祇覺得御前會議的光景，歷歷如在眼前。

日軍暴行怵目驚心

南京於十二月十三日陷落。跟日軍後面回到南京的領事福井(淳)的電報，以及繼而寄達的

上海總領事的書面報告，真是令人慨嘆不已；這些都是進入南京的日軍對中國人的掠奪、強姦、放火和虐殺的情報。由於憲兵人數不多，無法取締。據說，福井領事想制止而幾乎喪命。我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這樣寫着：

上海來信，它詳報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姦，慘不忍親。嗚呼！這就是皇軍？這是日本國民民心的頹廢，這是很大的社會問題。

從南京、上海來的報告中，最殘暴的首魁之一是在曾任律師而被徵召的某中尉，他令部下拖來女人，大幹強姦的勾當，其行徑實宛如魔鬼；如果對他說什麼，他便以鎗刀威脅，危險萬狀。

我在三省事務局長會議時，常常警告陸軍，廣由外相也向陸相要求其嚴格格軍紀。我相信軍中央一定告誡過第一線部隊，唯可能因為暴行過多，而束手無策。我從沒聽過暴行者受過處分。當時留居南京的外國人所組織國際安全委員會向日本所提出的報告書，曾經詳細紀錄一九三八年一月底幾天之內所發生七十多件的暴虐行爲，其中最多是強姦，連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和臨近產期的婦女都被強姦，這種紀錄實在令人看不下去。據說，爲整飭軍紀，當時曾派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本間（雅晴）少將到第一線，大概由於這種原因，所以暴虐事件遂逐漸減少。

而這就是「聖戰」和「皇軍」的真面目！從那個時候我就把它叫做南京大屠殺，因爲這樣叫遠比說暴虐兩個字來得更恰當。

日本報紙對自己同胞的畜生行爲雖然保持了

沉默，但壞事立時遍傳千里，轟動海外，日軍即刻受到應有盡有的指控。日本國民不但不知道這個民族史上千古的污點，而且還在歌頌赫赫的戰果呢！

日本名人錄半公開

佔領南京後，日軍拿到所謂日本名人錄，並傳閱到我這裡來。這是中國外交部編的，上面寫着「最密件」三個字。它刊登着幾百個日本各界的要人，不僅經歷，而且有人物描寫，蠻有意思，所以我拿回家去看了整個晚上。

通篇幾乎沒有誹謗的文字，對每個人皆指出其優點和長處，但有兩個人是例外，一個是土肥原（賢二）陸軍少將，它說明其攪亂中國之謀略工作的經過，並說土肥原通土匪原，爲中國人聽到他的名字而沒有不切齒扼腕者。另外一個是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它非難其對華強硬態度，引用其在某處的演說，說他對中國這樣那樣侮辱。

此書的人物描寫相當仔細而巧妙，譬如關於陸軍的渡兄弟，說他兩的下巴都很長，但弟弟左近中校的下巴比哥哥久雄上校的下巴還長；對於東亞局長桑島（主計）的評語是，他對人態度懇切，有如商人。這些好像都是從日本報刊取材的。他們給我相當好評，它說，我做爲上海總領事，善處於日僑硬軟兩派之間，頗富政治手腕，又愛好運動比賽，因此有運動總領事之名。不敢當不敢當，我不禁發笑。

比諸外務省情報部編纂的中國人名鑑，祇機

械地記述一些事實，幽默文字不多。

公然炸射英美軍艦

日軍攻擊南京的時候，拋錨長江的美國軍艦巴聶和英國軍艦The Lady Bird 受到連累。巴聶軍艦因爲日本海軍軍機的過失且被炸沉。對於美國的嚴重抗議，日本政府平身低頭地道歉，並即時處分了海軍的負責人。這時海軍的處置很是漂亮，沸騰一時的美國輿論，由之遂平息。

連日本的小孩都關心這個事件，報紙報導說孩子們們給美國駐日大使館寫同情信，甚至於郵寄些金錢以爲撫恤之用。

這是真的出自童心的誠意嗎？對這我不無疑問。

此時，日本國民的腦筋，似有美主英從的想法，這種想法或許影響了小孩也說不定。

英國軍艦在蕪湖海面被橋本欣五郎上校的砲兵隊砲擊，英國也向日本政府提出嚴重的抗議，但陸軍卻不坦誠地承認其非，而強詞奪理地虛構事實說，英國軍艦使用煙幕，收容中國殘兵纔受砲轟。惟陸軍終於反對不了對英國的謝罪，但對於這個事件的負責人橋本還是不不能染指。十二月底，我爲確定對英國謝罪文案到陸軍省的時候，我責問他們不敢處分橋本，對此，軍務局長叮尻（量基）說，由於陸軍內部的情勢，無法處分他，要我能諒解。

一個預備上校，竟使陸軍不得不對他有所顧忌，由此可見橋本橫行霸道的威力。

（未完待續）